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一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四

高宗皇帝二十四

張戒
論議

紹興八年十有一月甲申翰林學士孫近參知政事
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王倫遽回敵使遂有江
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
以我 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
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敵云詔諭臣不知
所諭何事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
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疏
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丙戌權尚書禮部侍
郎兼侍讀張九成罷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

張成秦罷
九忤檜

張戒以趙罷
鼎留戒

敵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
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
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
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為異
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
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
已而能正人檜為之變色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
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既而九成再章求去上
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提舉江州太平
觀免謝辭戊子殿中侍御史張戒為司農少卿
己丑詔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周上可與外任坐前

葉請建小
擬福給鈔

奏疏乞留趙鼎也 庚寅 上謂大臣曰王倫使回
金人頗有善意若上天悔禍敵肯革心休兵之後一
切從節省雖常賦亦蠲減以寬百姓 壬辰初新知
筠州葉擬請福建鹽半給小鈔與官賣兼行庶幾課
息增羨事下提刑提舉司委通判福州趙壽相度壽
言如此則民間食貴鹽而州縣失省計不可行至是
兩司以聞詔從壽議 丙申王倫至行在令日下赴
內殿奏事 戊戌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稱
疾在告遂卧家不出 己亥王倫充國信計議使蘇
符充副使符稱疾不受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
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也

詔訪議
和詢

曾開
論議

辛丑詔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 母后在遠
陵寢宮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聞會聚南北軍民
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已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
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先是禮部侍
郎兼侍讀曾開上疏言女真和議稽諸前古為可憂
考之今事為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
大辱臣甘服貶稱號捐金帛以難得之時為無益之
事可不為痛哭流涕哉伏望 陛下無忘大耻無惑
和議堅心定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強於
外則將不求而自和矣臣竊謂敵使之來所係甚大
內外臣寮章疏願 陛下使大臣集從官豫加熟議

韓世忠
言再議和

張燾
言議和

庶無後悔權吏部尚書張燾亦請詢可否於衆檜乃
白上下此詔焉京東淮西宣撫處置使韓世忠
言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
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跡有實別無扶合外國誑
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
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
朝以爲後證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上賜
以手劄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
檜惡之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傳
曰天將與之誰能廢之臣請攷人事以驗天意陸
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

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敵師天所贊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却劉豫亦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酈瓊雖叛乃為偽齊廢滅之資亦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願陛下益務自修益務自治益務自強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為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乎不還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議姑為聽之而無必信

晏
復
言
和
議

可也伏願 陛下毋取必於敵而取必於天若乃略
國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敵國北
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
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盡忠然朕必不至爲
敵人所紿方且熟議必非詐僞然後可從如其不然
當再遣使審問虛實拘留其使人燾頓首謝 吏

部侍郎晏敦復言今所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 陛
下易服而拜受還可從乎又欲與 陛下分庭而抗
禮還可從乎設或如此等事從其一二則與彼上下
之分已大定矣自此之後可以號令我矣彼或又行
詔令授 陛下一兩鎮節鉞封 陛下一王號還可

魏復和
砭言議

從乎又或下令將本朝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可從乎又或下令因彼年號正朔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盡遣西北人歸鄉里還可從乎姑略舉此數事則過此以往可推而知也 陛下欲屈已就和願周思而熟慮之謹擇而善處之若已屈之後必不致有如臣前所陳之禍患 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 權吏部侍郎魏砭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須者何禮陛下所謂屈已者何事方今宗廟社稷惟 陛下是依天下生靈惟 陛下是賴 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願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係考之古誼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

向子諲不肯拜敵使
王庶以爭罷議

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
噬臍之悔也 癸丑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時金國
所遣詔諭使將入境子諲不肯拜北使乃上章乞致
仕秦檜許之 甲辰樞密副使王庶知潭州庶論敵
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敵自
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
時而忘此敵耶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有是命
檜進呈上因言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胥動浮言以
無為有風俗如此罪在朕躬卿等大臣亦與有罪檜
曰臣等實任其責孫近曰他時疆事稍定當須明政
刑以示勸懲庶幾丕變

臣留正等曰事有係乎天下國家之舉者利害參而未明取舍同而未審凡議論所到亦何怪於紛紛乎善斷者本理以諭成事則紛紛者將自定矣此盤庚所以教民也紹興初大臣主和議而衆志之未孚甚於盤庚之遷也浮言動衆上之所患風勵表率所責於大臣者何事而大臣乃欲明政刑以示勸懲果何心哉自是士大夫口立和議不合風旨者皆以鈎訐抵刑譴其丕變之言貴於必醅也豈不深負太上皇帝責望之意哉

中書舍人兼直院句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方主議和力贊屈己之說而外論羣起如淵言於澮

擢臺官
異議人

曰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
大悟遂擢如淵中司人皆駭愕 魏良臣行尚書吏
部員外郎

朱勝非閑居錄曰槿懶統兵侵淮旬朝廷遣魏良
臣奉使數問秦檜仍稱其賢乃知檜初相時所陳
二策出於敵意也逮其再相力薦良臣入為都司
繼除從官欲弭其言耳

汪藻
編詔
旨成

丁未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上所編集 元符庚
辰至 宣和乙巳詔旨終篇凡六百六十有五卷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狹邪
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

胡銓乞斬秦桧等

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
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
劉豫我也劉豫臣事敵國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
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易轍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
擒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
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
天下為敵國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敵國藩臣之位
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行顛覆祖宗數
百年之赤子悉皆離散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
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異服異時敵國無厭
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

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非我類而使之拜則怫然
怒今敵國非我類也堂堂大朝相率而拜敵國曾無
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廼曰我一屈
膝則梓宮可還 太后可復 淵聖可歸中原可得
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
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 陛下尚
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舍垢忍
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
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况醜敵變詐百出而
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 太后決不可
復 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

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西北用師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不侔儻不得已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以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詐禍且不測臣切謂

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
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 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

能致 陛下如唐虞而欲導 陛下爲石晉近者禮

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
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
建白今臺諫侍臣發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
臺諫侍臣共分謗爾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
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
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
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
惟 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

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
謾不敢可否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
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
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
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
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
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
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
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辛亥祕書省正字范如圭獻書于秦檜曰禮經有
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誓死以報春秋